



乡情

每次回老家,我都要经过山腰盐场。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田,拂面的风湿润黏腻,仔细闻,这风里不仅有海水味,还夹杂着盐卤味和滩泥味,这也是本地人常说的独属于盐田的味道。

从远处看,盐田犹如一个巨大方格拼凑在一起,每格都盛着一小片天。早年间,倘若视线一转,位于盐田边的大风车便会映入眼帘。那些风车是用木头和帆布搭成的,一杆粗壮立轴从地面竖起,足有三层楼高。它的顶端还撑开五面绷在木骨架上的帆布,看起来好似船的帆。

只要有风,帆布就会被吹得鼓起来,不急不慢地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响声,听着好似乡里老人闲坐时断断续续的唠嗑声。年少时路过这里,我总忍不住抬头张望,久而久之也发现了一个规律:顺风时,风车上的帆布总是被撑得满满的,转到逆风才瘪下去,软塌塌地垂着。时间一长,那些帆布的颜色渐渐变得不同,有些

历经风吹日晒后多了一些褐灰色的斑点。一些帆布磨损得破了口子,被乡亲们用麻布打了补丁,布面上留下了一道道醒目的粗针脚。

风车的立轴下端连着木齿轮,齿轮又连着卧在渠里的龙骨水车。水车由一节一节的木板串起来,好似一条木头链子在槽里循环翻动,它能顺利把海水从低处运上来,再送进盐田,全凭风车提供的动力。以前放暑假了,不少孩子都喜欢跟着大人往盐场跑,帮不上忙就蹲在盐田边,一会儿抬头看风车转动,一会儿瞧瞧水车如何将海水从低处翻上高处,再看水顺着水渠流进盐田。不知不觉间,时间就在风车一圈圈的转动里悄悄流逝了。

印象中,盐田的水大多刚没过脚踝,盛夏的阳光洒在水面上,总是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岸边结着一层白花花盐霜,我有次用手指蘸一点放进嘴里,才发现那味道咸得发苦,之后再不敢偷尝。

盐田风车转

□郑真杰

我二舅曾是一位盐工,以前傍晚收工,盐田的风车还在吱呀转着,他不着急回家,便会坐在工区门口的台阶上,掏出竹笛,吹一小段曲子。笛声顺着海堤飘散开,漫过盐田,飘过水车,和风车的吱呀声缠在一起,让人听了一时间还分不清是风车声还是笛声。

有次听二舅提起,我才知道立轴式风力龙骨水车,早在宋元时期,就在沿海盐场出现了。而我老家的盐场使用它频率最高的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,当时的风车整日转动,连带水车也能不停将海水“提”上来,经过晾晒,盐就慢慢从水里析出来铺满整片堤面。“这风车是个‘笨东西’,它白天转,晚上也转,人看,它在转,人不看,它也在转,只要风不停,风车就不会停。”儿时的我对二舅说的这句“绕口令”一知半解,长大后再看风车上的帆布随风鼓胀,才明白他口中的“笨东西”,其实替盐工们分

食事



小暑过后,山里的荔枝树好像一顶顶撑开的绿伞,高低错落地挨着,连绵成莽莽的林海。放眼望去,青山叠翠,行云连天,甚是漂亮。每每望见一簇簇殷红饱满的荔枝压弯了枝条,我都会想起左思写的那句诗:“旁挺龙目,侧生荔枝。布绿叶之萋萋,结朱实之离离。”

比起去水果店买现成的荔枝,我更喜欢趁着朝露未晞,进山人林去品尝荔枝的第一口“鲜”。恰如邓原岳在诗中道出的妙处:“最好五更乘露摘,噉时犹带露华香。”此时站在树下随手摘一颗荔枝,剥开那粗粝的果壳,让晶莹剔透的果肉露出来,一口咬下,清甜的汁水在齿尖“爆”开,夏日的潏热也会随之消褪几分。

最近正值闽南晚荔的成熟期,周末闲来无事,我便开车前往朋友的果园,打算体验一次“沉浸式”采摘荔枝的乐趣。站在树下,伸手就能碰到的低垂果子,将它们摘下来不算难事。相比之下,挂在高枝的果子,采摘起来不那么轻松,往往需要两个人配合,一个人先攀爬上树,脚踩在粗壮的枝干上,站稳后再用长剪刀将荔枝一串串剪下

来。荔枝放进筐里,得用绳子吊着放下去,守在树下的人才能接住。从筐里倒出里面的荔枝,还得修剪一下枝条,但叶子得留下一些,朋友说这样做是为了“保鲜”,能让荔枝隔绝空气、锁住水分,存放的时间能延长不少,品相也不会快速变差。

采摘时正巧碰见几位常年打理果园的农户在采摘、分拣荔枝,这也让我想起以前老人家买卖荔枝的场景。比起按斤论两交易,当时不少果园老板都喜欢论“棵”卖荔枝,也就是提前请商贩来看荔枝树的长势,挑中一棵树后估摸结果的数量,再一口价买下,之后来摘时这棵树无论结出多少荔枝,全归买家所有。没有被商贩挑中的荔枝树,果园老板便用篱笆将它们围起来,等成熟期到了再采摘零售。过去一些嘴馋又胆大的孩子,比如我就会拿着一根长竹竿,在它的顶端绑一个铁钩,然后隔着篱笆,先勾住树枝,接着用力一扭,一串荔枝就能落到手中。有时被看果园的大叔撞见了,他也不阻拦,只是提醒说:“摘几颗吃不要紧,可别折坏枝条。”

入伏后,暑气正盛,荔枝味甘、性温,恰

是不错的解暑佳果。张九龄在《荔枝赋》中也称吃荔枝“口爽可以忘疾”,足见荔枝的食用口感清甜爽口,可以让人暂时忘却身体的不适。现在冷链物流便捷,本地人能尝到的荔枝品种不再单一,无论是赤红如火、核小肉脆且带有桂花香气的“桂味”,或是果肉嫩滑软糯的“糯米糍”、滋味酸甜适口的“妃子笑”,又或是不少泉州人青睐的果肉自带清润香气的“状元红”,各种荔枝都能让人吃得舒心畅快,回味无穷。

荔枝可鲜食,也能入菜烹煮佳肴,我母亲很喜欢拿这种水果来做菜,还因此练就了一道拿手菜,叫作“荔枝虾球”。这菜的做法不难,只需将新鲜虾仁剁成泥,将虾泥酿入去核的荔枝肉里,隔水蒸熟后淋上薄芡汁,便可盛盘上桌。煮熟的荔枝依旧清甜,搭配虾肉一起入口,甜中带着咸鲜,咀嚼中还能尝到一抹淡淡的果香,清爽又开胃。

现在吃完荔枝,剩下的果核通常被直接丢掉,但过去玩具少,不少孩子会将它拿



(CFP图)

来做成小玩意解闷。比如我总是耐心挑出滚圆饱满的果核,拿小刀削平它靠近果梗的一端,再往上面插一根光滑的小短棍,如此一来,一个陀螺就做好了。现今,不再需要自制玩具打发时间,我偶尔仍会挑一两颗圆润的果核,教孩子做一次手工,借此带他体验从前乡下孩子的夏日玩耍方式。

又是一年盛夏时,山林间依旧红绿相映,硕果累累,那一颗颗长在山里的荔枝,藏着季节的滋味,也藏着旧日的光景。摘一把、尝几颗,让人觉得这个夏日有滋有味,不那么难熬了。

天伦



周末,父亲发来一条五十九秒的语音信息。我点开听,前三十秒是电视里播放的戏曲声,后二十秒是他喊母亲的声音:“你说,你说。”最后九秒是母亲的声音:“没什么事,就是问问你吃饭没?”我回复了一个“吃了”的表情包,想了想,又补了一句:“想吃老爸做的鸡卷了。”知道父亲不会再回复,我便把手机放在一边。但隔天回到家,打开冰箱,就看见满满一保鲜盒炸好的鸡卷,还贴心分装好蘸酱。这样的场景“上演”了无数次,似乎比起直接回复我,父亲更习惯把心意通过行动来“表达”。

一开始,我并不懂父亲的做法。毕竟刚学用微信时,父亲怕忘了操作方法,每天都会练习给我发语音,还让我多给他分享生活里的大小琐事。谁知掌握方法后,父亲反而对我发给他的信息“已读不回”,无论我

发的是照片、文章链接,还是“这周不回家了”的通知,他总是看了,然后沉默。记得有一次我连发了几张女儿演出的照片,问他好不好看?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。直到隔天早上,我才收到父亲发来的语音信息,点开一听,全是母亲的声音,反倒是父亲,始终没有开口。

时间一长,我不再频繁给父亲发信息,心想也许老人家用手机就是这样,会看,但懒得回复。直到有天回家,母亲让我帮忙收拾五斗柜,柜子打开时一本硬壳笔记本从夹缝里掉出来,我将它捡起来,翻开一看,顿时愣住了,上面是父亲的字迹,第一页写着“3月7日,女儿说胃不舒服。——小米养胃,明天买些给她煮粥。”“5月12日,女儿说工作不顺利。——得让老伴打个电话问问。”“7月26日,外孙女生日。——记得杀

无声的“回复”

□留丽灵

只小母鸡送过去。”往后翻,每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,日期可以追溯到父亲开始学用微信的那一年,他几乎每一天都会记录,内容全是那些我以为“石沉大海”的信息。就连我有时随口的抱怨,发着玩的表情包背后藏着的情绪,也被父亲一一记录下来,旁边补充了他的琢磨。

翻到最后上一页,写的日期是上周。我想起那天自己在家社群里发了一张晚饭照片,并附言“今天加班,吃碗面算了”。父亲的记录则是:“女儿加班,晚饭只吃了面——明天得把这些做好的菜过去。”我这才想起,隔天下班回到家,看见一大袋家常菜,心里还很纳闷,原来是这么来的。把本子放回抽屉,我忍不住跟母亲抱怨说:“老爸明明有话对我说,怎么不愿意回复我的信息?”母亲听了笑说:“你爸就是嘴笨,刚

开始给你发消息,就怕怕惹你心烦,有次他给你发了几条信息,你回复说正在忙,他就不敢再发了,说不能打扰你的工作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本以为父亲是懒得回复我的信息,没想到他每次都认真地把我的“碎碎念”读完,还用一种笨拙的方式将它们逐条记下。

想起之前听朋友提起给她父亲发消息,经常能看见“对方正在输入”的字样,没过多久,就能收到回复,我当下还有些羡慕。如今,我不再执着等待屏幕里弹出文字回复,偶尔发一张照片或是一条消息给父亲,我就会想他大概正戴上老花镜,一笔一画地在本子上写着“回复”。那些话或许不会变成气泡框弹出来,却字字句句攥着父亲不善言说的牵挂,无需点击发送,仍会通过另一种方式稳稳地抵达我的心里。

众生



那天,我侍弄花草时,忽然察觉那盆金露花出现了异动。起初只是一两个小小的影子在垂坠的藤蔓间忽隐忽现,凑近再看,我才发现花盆与托盘的夹缝间,竟然“长”出一个如蓬蓬般的小巢,上面有几只身形近似蜜蜂的虫子在爬动。看着它们黄黑相间的身子,我不禁惊呼出声,心想不会是蜜蜂来筑巢吧?

听见动静,家人们纷纷围过来,神色紧张的母亲手里拿着杀虫剂,父亲则拿来擦衣杆,准备直接捅落蜂巢清除隐患。看着眼前默默盘踞在花盆夹缝里的蜂群,我反倒冷静下来,随后掏出手机对着蜂巢与蜂群拍照识图,决定等搜索结果出来,再做处理。

当屏幕上出现“黄长脚蜂”的词条时,我忽然松了一口气——原来这些温驯的小昆虫嗜花蜜,会捕捉小虫,除非巢穴被攻击破坏,它们平时从不会主动攻击人。我转头看向那株开得正盛的金露花,成串的紫色小花密密匝匝缀满枝头,风吹过时会簌簌飘下几瓣落在蜂巢上,我猜想这群黄长脚蜂选择在这里安家,或许就是看中这些盛开的花可以提供充足的花蜜。

知晓黄长脚蜂没有攻击性,家里人便让它们继续住下。之后我给那盆花浇

水时,也变得愈加小心,每次拎着水壶,都得将壶嘴探进藤蔓的缝隙,让水流慢慢地渗进土里。盆底开始滴水时,那群黄长脚蜂会知趣地往旁边挪一挪,或是索性振翅飞起,停在金露花的枝上等我忙完。待水珠顺着盆沿滚落,它们才晃悠悠地飞回来,长腿若是沾了水,它们还会在巢壁上轻轻蹭一蹭,那样子甚是有趣。

日子久了,我渐渐能分辨出这群小昆虫的不同“性格”。比如有只黄长脚蜂很沉稳,它常在巢的正上方伏着,看起来好似守护家园的哨兵。另一只黄长脚蜂活泼些,它总是在叶尖上打转,长腿每次都会蹬得叶片不停摇晃。发现它们不怕人,我有空便会凑近观察,时而看得入迷忘了时间,还得听见家里人的呼唤,才意犹未尽地收回视线。

谁知一日清晨,忽然出现一位“不速之客”,听见窸窣窣窣的声响,我赶紧跑去阳台,这才瞥见一个黑影正在靠近那盆金露花。那是一只身形不小的虎头蜂,只见它的口器如镰刀般撕开黄长脚蜂的巢,随即一

口叨出里面蜷曲的白色幼虫,转瞬间便将它吞食入腹。

面对敌人的黄长脚蜂们无力反抗,只能四散飞开。眼看虎头蜂又准备咬起幼虫,我赶紧拿起水壶,迅速往盆底浇水,水花顿时四溅,虎头蜂被惊得弹起来,随即扑着湿漉漉的翅膀在空中打转。我正担心会被攻击,那只虎头蜂却径直朝着外头飞走,感觉危机解除了,那些黄长脚蜂才陆续飞回来,先是抖了抖翅膀上的水珠,再落在紫色的花串上。它们默默地整理触角,梳理腿足,不时抬脚碰碰身边的同伴,好像在互相安慰。

不知虎头蜂会不会再来,但这群黄长脚蜂仍然选择“重建家园”,它们在残破的巢上筑起白色的封盖,阳台也很快恢复了往日安静平和的模样。现在,我依旧日日给花浇水,黄长脚蜂见了不再躲避,也比之前更习惯我的靠近。我们就这样默契地守着阳台花草,我日日浇花,它们静静栖居,互不打扰、安稳相伴。



只要你还在走,四面八方都是前方;只要你不停下,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。

回首



青竹的时光印记

□董艺玲

前些日子,我与好友去竹制品体验馆参观。馆里的展品琳琅满目,从案头清雅的文房用具,到日常实用的茶具器皿,再到古朴雅致的家具和精雕细琢的艺术珍品,应有尽有。这些物件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大门,往昔与竹子有关的岁月,也如潮水般汨汨地涌上我的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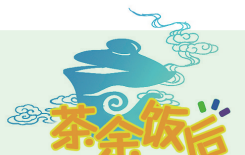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农村,物资匮乏,阿公却能就地取材,把后山的竹子变成各种有用又有趣的物件。阿公会用篾刀将厚实的竹子破开,再削去竹节、修整边缘,将它们插在后院围成篱笆,就做成了一个兔子窝。将几根长竹竿简单拼接、竖立插地固定,他便能为瓜藤搭建攀爬的架子。拿刀将竹子削成厚薄均匀的竹片,阿公又能把它们做成痒痒挠或扇柄,有时修补破损的畚箕,他也会裁取小块竹片拼接补缺、捆扎牢固。

我儿时的玩具,大多数是阿公亲手制作的。他有时将竹子切成合适的长短,再往上凿出音孔、膜孔和吹孔,转眼间,一支能吹奏出清脆旋律的竹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而我最喜欢的玩具“竹蜻蜓”,也是阿公的拿手绝活,他总是将竹子削成细长条,把它的两端修剪成螺旋形状,再在竹条中间挖一个孔,最后嵌入一根细竹棍,“竹蜻蜓”就做好了。不只是我,以前家里的孩子们都喜欢阿公做的“竹蜻蜓”,大家经常使劲用手搓动竹棍,借此比拼谁的“竹蜻蜓”能飞得更高更远。

比起“竹蜻蜓”,制作“竹节人”的工序更烦琐一些。阿公得先准备好一根粗细适宜、质地坚硬的竹子,再往桌上摆放一堆工具,比如小刀、砂纸、尼龙线和钻头。用小刀将竹子分切成几段后,阿公会拿一张砂纸,仔细打磨竹段,他总说不放过任何一个棱角和毛刺,做出来的物件才会美观。之后往竹段上钻孔,再用尼龙线将它们按顺序串起来,由此做成“竹节人”的胳膊、腿和脑袋。做好几个“竹节人”,阿公还给它们配上竹子削成的“兵器”。这套“玩具”是堂哥堂弟们的心头好,一群男孩经常拿着“竹节人”在八仙桌上“比武”,欢笑声和竹节碰撞的声响交织在一起,仿佛随时能掀翻屋顶。

农闲时,阿公不用下地干活,就会手把手教孩子们用竹子制作物件。让我印象颇深的是做竹秤,备料时得挑选一根笔直均匀的竹子,阿公说这样做出来的秤才能称量精准、不易变形。之后对照家中那杆旧秤的模样,先用铅笔在竹子上画出刻度,再拿小刀和锥子一点一点地往上刻紧密的“秤星”。最后钻孔、穿绳、安装秤钩与秤砣,一杆竹秤就算做好了。别看他做出来的秤有些粗糙,但孩子们都爱不释手,有时家里做饭时要量米,我还会抢着帮忙,就拿拿着自己做的竹秤称一捧米,看看刻度是否准确。

后来阿公不在了,家里不再有人亲手制作竹制物件,不过那些散发竹香的老物件,如今不少仍在使用,在我眼里,它们就像那段与阿公相伴的记忆,任凭时光流转,也不会在岁月深处褪色,始终温润如初。



茶余饭后

作家笔下的盛夏草木

●夏天一来,我就又回到故乡去。院子里的两棵海棠已经密密层层地盖满了大叶子,很难令人回忆起这上面曾经开过团团滚滚的花。——季羡林《海棠花》

●荷花开了,露出嫩黄的小莲蓬,很多很多花蕊,清香清香的。荷花好像说:“我开了。”——汪曾祺《花》

●在夏天,我又眼看见绿叶成阴的光景。那些团扇大的叶片,长得密密层层,望去不留一线空隙,好像一个大绿障;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。——丰子恺《梧桐树》

●夏天,他爬过黄土院子去上课,夹道开着红而热的木槿花,像许多烧残的小太阳。——张爱玲《沉香屑·第二炉香》

●山坡上的芊芊细草渐渐滋成一片密密的厚发,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一堵紫色长墙。——梁衡《夏感》

●夏天一到,这青山一天一个样,经过烈日的曝晒,骤雨的浇淋,那草木就蹄枝拔节很快地长起来,变得葱茏青黑了。——冯德英《苦菜花》



(CFP图)